

济源，一座从不缺“流量”的历史文化名城

本报记者桂娟、史林静

在人口过亿的河南省，总人口只有70多万人的济源市无疑是一个“袖珍小城”，它是河南面积最小的市，也是唯一的省直属县级市。

历史上的济源是个热闹的地方。少康迁原、帝杼居原、夏、商、周，这里均是京畿内地；战国至两汉时期，济源因“轵邑”富庶而闻名。

这里也是愚公的故乡、中国“四渎之一”济水的发源地。5000年前，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曾在其境内的王屋山顶祭天，战胜蚩尤，统一华夏。

这里还是中国最大的白银生产基地，年产白银3600吨。

最近，济源因为一个“巴掌”火了，其实由古至今，这座中原小城从不缺少“流量”。

愚公精神，一个城市的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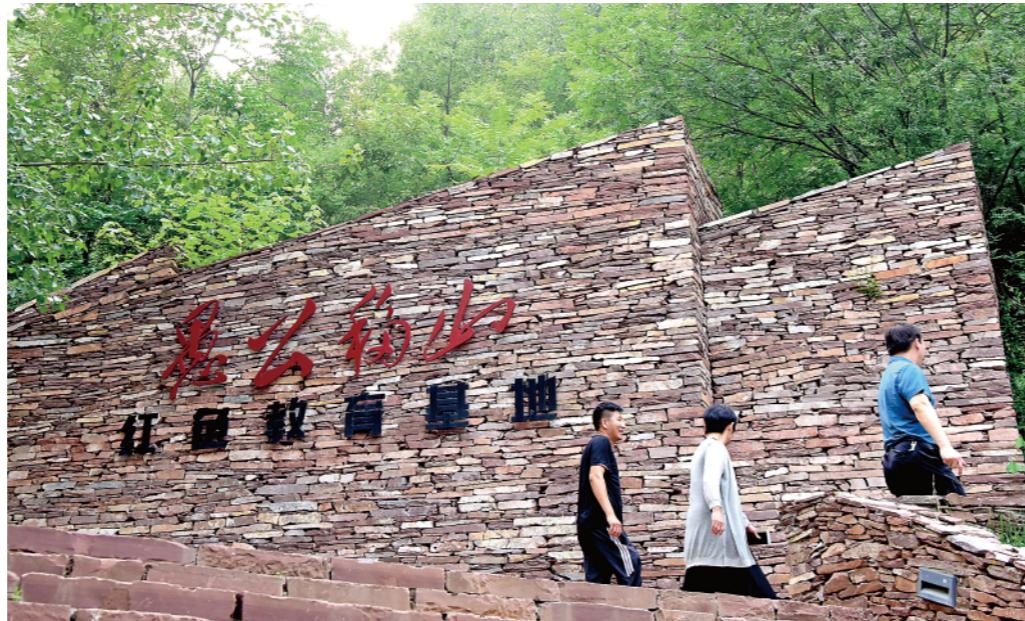
几千年前，一个交通不便的山村里有位叫愚公的老人，下决心将挡在家门口的两座大山王屋与太行移开。亲戚和朋友都说不可能，有个叫智叟的人更是对他冷嘲热讽。但他力排众议，带着子孙日复一日挖土移山。他说，山不会加大增高，人却子孙无穷，只要持之以恒，总有一天会把大山搬走。

这就是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的寓言故事“愚公移山”。这则故事的发源地，就是被称为愚公故里的河南济源。如今王屋与太行两座大山依然巍峨耸立，但人们同外界的互联互通业已实现。

“太行、王屋二山，方七百里，高万仞……”愚公移山最早是见于《列子·汤问》的一则古老寓言，讲述的是愚公锲而不舍、挖山不止的故事，诠释的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奋发图强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。

愚公移山在济源人骨子里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。“作为一种民族精神，它的发源地可能也不止一个地方，但老愚公就是我们济源人。”济源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马东海说。提起愚公，济源人更习惯在这个词的前边加个“老”字，透着故乡人特有的亲切。

1945年6月，抗日战争进入了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关头，毛泽东以《愚公移山》为题作了党的七大闭幕词，号召全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”。愚公移山精神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一



游客在河南济源愚公移山红色教育基地参观(2020年6月30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朱祥摄

切艰难险阻、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引领。

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，愚公移山精神在济源有着更多更生动的诠释。

20世纪50年代，由于饱受黄河肆虐之苦，济源人民自备干粮，用镢头、铁锹和箩筐一点点驯服黄河，一度成为全国和友好国家学习的榜样。

20世纪60年代，济源人民在一没专家、二没材料、三没机械设备的情况下，凭着“愚公移山”的韧劲，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出“人工天河”——引济济渠。为纪念那段历史，后人曾把引济济渠改为愚公渠。

进入21世纪，济源人民用8年时间，相继修建布袋沟、天坛山、大峪东山等供水工程，解决了14万山区人民的饮水难题；在多石少土的南太行山上，“扎针绣花”，石上种树，造林10多万亩，让荒山变成了林海。

从传说走进现实，愚公移山精神凝结成了济源城市精神，成为城市的奋斗底色。2017年开始，济源将每年6月11日设立为“愚公移山精神纪念日”。走进济源，愚公移山城标、愚公移山群雕和愚公路、愚公村等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印记随处可见。愚公移山干部学院、愚公移山精神纪念馆等，更成为传播愚公移山精神的主阵地。

在王屋山脚下的愚公移山红色教育基地极目远眺，王屋、太行二山，层层叠叠，连绵不绝。大山巍巍，似在诉说当年愚公移山的动人一幕。

已故济源籍诗人王怀让，曾在他的诗作《一个今天的遥远的故事》中写道：“我们的感觉，感觉这个故事很真实，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：我们的视觉，视觉这个人物，很生动，你就生活在我们中间。”

一则寓言，一种精神，传承千年。愚公移山精神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，也成了济源的城市精神。

四渎之一，一条被封“公”封“王”的河

济源，因济水发源地而得名。

进济源，就是进了太行、王屋的深处。前人除了骑马或驾车，还有可能驾河而来。

河叫济水。古济水与长江、黄河、淮河并称“四渎”。《尔雅·释水》中记载：“江、河、淮、济为四渎，四渎者，发源注海者也。”“四渎”，是我国非常重要的四条由西向东、独流入海的河流。在古代，天子为表功德或祈福，往往

会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，五岳和四渎便是最主要的祭拜对象。

历史上，这条河被唐玄宗封为“清源公”，宋徽宗封其为“清源忠护王”，元仁宗封其为“清源善济王”。

可这么细的济水，怎么能与长江、黄河、淮河一起并列四渎呢。

唐太宗也曾有过这样的疑问，他问大臣许敬宗：“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，济水甚细而尊四渎，何也？”

许敬宗这样回答：“渎之为言独也，不因余水能赴海也，济潜流屡绝，状虽微细，独而尊也。”意思是说济水虽然细微，却能独流入海，济水这种不达于海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，就是它始终位列四渎的原因。

在古人看来，济水很神奇、神秘，一直有着“穿黄不浊，三伏三见”的说法。越黄河而不浑，遇高山而不僵，平原而出，绝地则伏，一路三隐三现，坚韧不拔。人们崇尚济水这种“出浊水而无染”、虽小却奋力独流入海的顽强。

但这样的回答，还不能全面地解释济渎被尊奉千年的理由。济源籍作家姜燕认为，关于济水的品质，从历代皇帝对济水的封赐名号上也能略见，几乎所有的封号里，都有一个“清”字。这个“清”，一方面阐述了济水水质之清，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古人老早就从济水身上衍生出的一种“清洁高尚”的情怀。

中国古代文字中关于济水较早的记载应该是《诗经》：“匏有苦叶，济有深涉。深则厉，浅则揭。”描绘出济水四季清流的模样。

《春秋说题辞》和《风俗通》则直接用通透直白的两句话将济水尊到一种人格高度：“济者，齐也，齐其度量也。”“济，齐也；齐，度也，贞也。”清流如许的济水，早在春秋时代就被人们认为是一条有礼有节、张弛有度的河水。

白居易在济水源头咏唱：“自今称一字，高洁与谁求。唯独是清济，万古同悠悠。”在诗人眼里，亘古洪荒中，再没有比济水更高洁的河流了。

让人可惜的是，1855年，黄河铜瓦厢决口，造成黄河第六次大改道，夺济入海，济水从此消失。但在济源，济水仿佛一直都在，潺潺不息。

作家王剑冰曾写道：我知道皇帝是敬山的，却没想到对一条水也如此敬重。实际上，济水一天都没有消失，黄河什么模样，它什么模样。当黄河两岸欢唱丰收的时候，济水或在

暗处笑着。

上下七千年，一座被历史“选中”的城

让济源人津津乐道的，远不止这一山一水一精神。

历史是眷顾济源的。

早在7000多年前，这里就有人类居住，裴李岗、仰韶、龙山等文化遗址，见证着古城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久远的历史；夏、商、周，这里均是京畿内地，成为那个时期皇家钟情的后花园；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，这里曾数度分封侯国；隋开皇十年（公元590年）之后，历代帝王皆在此或设郡、或设州、或设县，使这里成为享誉一方的“富邑”。

在济源，还能够见到中华创世神话传说的许多原型物：女娲补天的五彩石、银河谷、抟土造人的黄河、黄土、娃娃崖、皇帝祭天的天坛山，大禹治水的八里霞、神农采药的药柜山……

济源境内的古文化遗址星罗棋布。其中，夏都原城遗址规模宏大，内容丰富，满足人们对夏朝的猜想。轵国故城兴于战国，盛于秦汉，曾是“富冠海内”的天下名都。沁河栈道，延绵百里，至今犹可想见当年转运粮草、战马嘶鸣的场景。横亘于黄河王屋山间的北齐长城，上演过无数次刀兵血刃争夺战。枋口古代水利设施，至今仍在发挥着惠泽利民的作用。

在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，济源始终没有被薄待。

这里自然资源丰富，已探明的矿藏就有40多种。拥有亚洲最大的铅金冶炼基地和中国最大的白银生产基地，白银年产能3600吨。“济源白银生产最早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的明末清初，相传在太行山南端万山丛中的姑嫂山，人们开山挖矿，提取白银等金属。”马东海说。如今，济源有色金属产业产值将突破千亿元。

年关将至，这个豫北小城家家户户已经开始张罗起来，在济源人的年货清单里，食物往往是排在第一位的。而济源人对吃的讲究，从出土的文物可见一斑：西周兽面纹铜尊、汉釉陶烧烤炉、汉代宰羊陶俑、汉代鱼鸭池……这些足以满足人们对古人生夜饭的遐想。

本报记者李凤双、邹大鹏、黄腾、王建

建县百余年的望奎，从未想过会以这样一种方式闯入人们视线。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，人们似乎很难在中国最北省份黑龙江的地图中，一下就找到这个偏远的小城；如果不是这场疫情，这个地处大兴安岭南麓的农业县，应该正热闹地准备迎接农历新年，而不是按下“暂停键”。

生活中没有如果，只能直面风雨慷慨前行。为什么是望奎？望奎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望奎战“疫”留下哪些思考？在这片正被疫情煎熬的土地上，我们穿过历史与文化的碰撞，一起寻找答案。

曾经“三不通”

开车驶抵望奎，远远就可看到县城的仿古牌楼，“双龙城”三个繁体大字古香古色。

根据《望奎县志》记载：望奎，遥望“卜奎”之义。商周以前属肃慎，清入关，地属索伦围场，厢白旗二佐设“卡伦”。清光绪二十三年（公元1897年）地域解禁，汉人移居，垦荒设“井”。

这一年，望奎两百公里外的哈尔滨，还只是中东铁路松花江畔的一站。中东铁路工程局一年后才由海参崴（符拉迪沃斯托克）迁到哈尔滨，开启国际化步伐。

1906年，因县城有头道和二道乌龙沟，望奎最初曾取名“双龙城”。由于地处高岗，可以遥望到卜奎（今齐齐哈尔）的狼烟，故又称望奎，并于1918年正式改称望奎县。不过，当地民间对望奎还有另一种解释，奎是廿八星宿之一，主运，取期望人才辈出之义，早年间当地还有一座大庙，邻县乡贤也多来祈求文运。望奎确实出过不少名人，革命家林枫1927年就曾回乡宣传共产主义，散发进步书籍，播下革命火种。

这些年，当地很多人还是习惯自称“双龙城”，他们觉得这名字有历史的厚重，更有黑土地的美好愿景。与黑龙江其他县份明显不同，初入望奎，你会被这些村镇名字吸引，既有黄、白、红等八旗颜色，又有一二三四的数字，还有《论语》中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等传统文化元素，比如正白前头村、厢黄后三村、恭头一村等等，这些满族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融遗存，也让这片水土多了文化韵味，诗词之乡、书法之乡、剪纸之乡、皮影之乡等文化烙印将小城浓墨装饰。

当地村民讲“老礼”，很多人都保留有族谱，逢年过节都要祭拜、写春联、相互拜年、走亲访友，有的结婚还遵从满族文化风俗习惯，对婚礼非常讲究，一般要举行三天，即“三日婚”，第一

什么是望奎？



1月15日，志愿者在望奎县华腾园小区内值班。新华社发(张涛摄)

线边缘，2016年全县贫困发生率达6.64%。

穷则思变，穷要闯路。望奎盛产各类农产品，但附加值低，带动百姓增收能力有限，外出打工成了谋生选择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当地外出务工人员曾占城乡总人口十分之一以上。

近几年，望奎县立足自身资源禀赋，大力发展战略特色，特别是聚焦瓜子、啤酒、酱菜、火腿肠等常出现在火车车厢里的食品，打造“车厢经济”产业链，提供了不少县城就业岗位，一些青壮年回乡。

2018年8月9日，望奎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。截至2019年底，望奎县贫困发生率降至0.6%以下。

“闯出去”恋着“回来聚”

黑土地上的东北人，骨子里流淌着一股子“闯”劲。随着清朝取消这片“龙兴之地”禁止汉人移民的法令，全面放开垦荒，大量山东、河北等地移民“闯关东”来此，寻找生的希望和富的渴望。百余年后，为了追求美好的幸福生活，后辈们又一次次地向南“闯”。

然而，无论走得多么远，乡愁这根线，总是牢牢地拴着东北人的心。国庆、元旦、春节三个假期，是返家的高峰。

回乡后，一年不见的老邻近亲，总要走动走动，扎堆热闹热闹。每个村屯里，沾亲带故的乡土情结，让关系变得复杂又简单。北方的

人情社会，除了你来我往的走动，更多的则在“办事”的场面，即是否有人不远千里赶回捧场，来吃酒的乡邻亲友是否够多等等。何谓“办事”？婚丧嫁娶是也。

在外打工一走一年，在地里耕耘一年才能“猫冬”，所以“办事”大多选在年终岁尾，容易聚起人气，也方便许久不见的叙旧。2020年初疫情严重时期，望奎此类聚集几乎绝迹，但随着防控进入常态化，一些婚丧宴还是没能避免，成为疫情传播的风险点。

1月11日晚，黑龙江省绥化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，通报称，截至1月11日20时，绥化市新增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26例，均为望奎县惠七镇惠七村村民，首例无症状感染者王某鹤转为确诊病例。

望奎县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大多有聚集聚会聚餐行为，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聚集性。绥化市绥棱县和北林区病例也与望奎县的病例相关联。望奎县较早被确诊的患者王某龙，是王某鹤的父亲，去年12月29日、30日到邻近的绥棱县连续参加两场婚礼，几天后的1月3日又参加了一场聚餐。望奎县农民李杰说，年底农村聚集性活动较多，有的村民最近甚至参加了三四场婚礼。

目前，望奎县惠七村李景华屯和佳兴小区已被及时封控，全县已停止举办聚集性活动，线下教育机构、娱乐场所、个人诊所一律关停，养老机构实施封闭式管理。人们在“聚”中品味的不再是快乐，而是疫情的危险和苦涩。

双龙城按下了“暂停键”

钟南山院士曾不止一次公开预警，2020年至2021年的冬春之际，新冠肺炎在局部地区暴发或感染者增多的可能。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指出，到了冬季，当温度低于0摄氏度，所有物体都可能变成冷链，成为新冠病毒的载体。

聚集的人群、密封的环境、寒冷的空气，无疑加剧了黑龙江及北方多地疫情防控难度。绥化市第一医院副院长李晓波说，黑龙江冬季最低气温动辄零下二三十摄氏度，更适宜新冠病毒传播。无症状感染者具有长期潜伏、发现难、秘密传播的特点，导致病毒传播范围较广。

“双龙城按下了‘暂停键’，这已经不是黑土地第一次经受疫情的考验。但这次考验似乎来得更加猛烈，波及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冰天雪地里淬炼的东北人，更懂得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”的道理。

战“疫”在“望”，来不及抱怨，来不及感伤，战斗还在继续。当病毒肆虐发出“你喊我”的挑衅，我们能做的不是“喊你咋地”，而是科学的“请你远离”，然后悄悄地在心里告诉自己：老铁，挺住！